

最最后的  
黑道

老钟◎著

江湖有黑道  
黑道有江湖

揭秘黑道的黑暗交易和生存之道，  
警察、记者、黑帮三者之间，  
一场你死我亡的殊死搏斗。



NLIC 2970769755

图书 畅销书 图文并茂



老钟◎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黑道 / 老钟著.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146-0197-8

I . ①最… II . ①老…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9426号

# 最后的黑道

出版人：田 辉

作 者：老 钟

策划编辑：王文鹏

责任编辑：李 刚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邮编：100048)

电 话：88417359 (总编辑室兼传真) 68469781 (发行部) 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cph1985@126.com](mailto:cph1985@126.com)

经 销：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中国国际国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阳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监 制：敖 眯

开 本：690mm×960mm 1/16

印 张：15

印 次：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6-0197-8

定 价：28.00元



##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跟 踪 / 001

第二章 初进黑道 / 023

第三章 暗 杀 / 039

第四章 对 决 / 055

第五章 绑 架 / 071

第六章 枪 战 / 091

第七章 走私案 / 105

第八章 透 露 / 117

第九章 反间计 / 131

第十章 卧 底 / 145

第十一章 开始行动 / 161

第十二章 杀 獄 / 175

第十三章 追 捕 / 191

第十四章 暗 战 / 205

第十五章 最后的潜伏 / 221

## 第一章 跟踪

十年前的梅雨时节，胡龙被安排到南方渔州这个耳朵眼儿大的小城来。

胡龙接替师兄的位置后，师兄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心，但也深感担忧，他对胡龙只说了一句：“以后在渔州展开暗访工作，特别要小心大眼三这个人。”

胡龙在师兄先前租的房子里住下来，之后的第三天晚上，便开始了暗访工作。此次，上司将他从北方县城调过来，主要是让他负责调查渔州卖淫女的真实生活。之所以考虑到让胡龙来接替他师兄，上司自然有他的道理。

胡龙自从一年前考入报社做暗访工作以来，除了他的上司——主任，还有目前接头的师兄，就没有谁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这晚他打扮整洁，牛仔裤搭配黑色 T 恤，李宁运动鞋，对着一块碎裂的玻璃镜仔细端详一下，依然是那张千年不变的黑脸，锐利精神的目光，魁梧的身材。再看了下手表，10 点刚到，他便挎上一



背包，悄无声息地从宿舍出来。

宿舍临街，外面的情况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头一天，他便打听清楚南街的旅馆基本上都是古代妓院的样式。

从出租屋出来，过了十字路口和一条马路，一直往前走有一间旅馆，尽管门口的灯很暗，但他如同猫一般锐利的目光还是看清楚了那四个字：妖艳旅馆。

旅馆门前没有小姐，有一台半残废的小车停靠在路边，几乎把半条街堵住了。

胡龙站在门口停止脚步，向里张望，七八个小姐坐在里面低声聊天。

这时，有两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向他走过来，不怀好意地扫了他一眼，随即打开车门，边放着 DJ，边摇摇晃晃向外面闯，像是匹野马。

胡龙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抬脚往前面走， he觉得先摸清楚旅馆的数量和情况再说，不急于找小姐闲聊。

越往前走，路面越发黑暗，他的心揪紧了。大概走了二十米，发现其他更加狭窄的巷子也有旅馆。这时候，他已经发现小巷错综复杂，不是一时三刻能够弄清楚的。

胡龙一路大概看到二十多间旅馆，估摸着进去其中一间先摸清楚情况再说，便抬脚走进一间叫做金瓶儿的。

坐在柜台里的老板娘见来了客人，连忙打招呼：“嗨，帅哥。”

懒洋洋地坐在客厅里的几位小姐看到来客，双眼露出炙热的光芒，好像一把火，随时能把对方燃烧。

胡龙也不多说什么，直接交了房钱，然后由一位瘦小的阿姨领上去。

上了三楼，开了 305 房门，阿姨故作神秘地问：“要不要小姐？”

胡龙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

阿姨马上就乐了，伸出手来：“麻烦五块钱介绍费。”

胡龙爽快地掏给了她，然后进入房间，顺手关上门。他仔细



打量了一下房间，不足十平方，布置倒也干净整洁，不过有股闷骚味。

他刚坐下，打开电视，便听见敲门声，接着房门被开了条缝，顺着门缝好像蛇一样溜进来一个打扮妖艳的女孩，约莫二十三四。

“嗨，老板，要小姐啊？”女孩一进来，双眼就滴溜溜地在他身上转。

胡龙仔细打量了一下对方，对她没有半点儿好感，反而是有种同情的意味。他没有说话，用手示意她坐下。

女孩一屁股坐在床上，就紧挨上来，用胸部紧顶着他的后背，操着普通话在他耳边娇声娇气地说：“你应该知道规矩吧。”

“哦？说来听听。”胡龙闪避了一下。

“我们这里有三种服务，第一种是三百包夜，第二种是十七八的女孩，一百一次，第三种就是我这种。”

“你这种怎么算？”胡龙想不到里面还有这么多学问。

“五十块戴套。”

“不戴套呢？”

“不戴套我可不干，你要不找其他小姐吧。”说着她气恼地站起来，哼了声，便转身要去拉门。胡龙没有拦住她。

女孩前脚刚走，他便溜出房间，见走廊没有人，就四周察看起来。他发现每层楼的设计都一样，十个小房间，每层楼的走廊之间都响着电视的声音，还有嫖客和小姐夸张的放浪声。

在顶楼之间，有个天桥，他俯身往下看，亮着灯的阳台上，都挂着五颜六色的文胸，让人一下子感觉走进了一个活色生香的世界。

胡龙捉住机会拍了一些照片。大概到了 11 点半，他便出来准备到其他旅馆去看看。但是刚踏出旅馆的路口，突然从前面小巷拼命跑出来一个男人，紧接着后面拥出来三个青年，手上都拿着长刀。

胡龙吓了一大跳。

这几个人跑出一段距离后，他深呼吸了一下，来不得迟疑，



便急忙跟随上去。他不敢跟得太紧，担心他们发现，会反过来砍自己。

前面，逃跑的男人只管拼命跑，头也不敢回。后面的人好像狼一般，一边狂追，一边骂娘。

他完全没有时间去掏照相机，更何况闪光灯一闪，他就会暴露，危险可想而知。

被追砍的男人可能事先已受伤，跑到稍微亮一些的桥边，就被第一个追上的人从背后猛砍左边肩膀一刀。

他没有喊，忍住痛，转身在对方还来不及砍第二刀的瞬间，向对方肚子上踹了一脚。对方躺了下去，接着被后面的人拉起来，一起又追上去。

从这个快速的动作中，胡龙看出逃跑的男人懂得功夫，要是这些人单打独斗，压根不是他的对手，更何况对方受了伤。

忽然，前面出现了一辆小车，打着双闪灯，接着车门拉开，跳下两个高大男人，举着刀，也不言语，直接向这个男人奔来。

他一激灵，看情况不妙，便转身向右边的小道跑去。那三人向新来的两人喊了声什么，便汇成一股洪流向对方涌去。

于是一路亡命逃跑，一路紧追不舍。

转过几条小巷，那个男人被追杀得慌不择路，逃进了中心市场。

中心市场，一片死寂。不知道哪处在漏水，偶尔的滴答声响亮地传来。

摊主用帆布遮盖起来的摊位，像一座座坟墓。被追杀的那个人就在这些“坟墓”间穿梭。

此时，被追杀的男人身上已中了几刀，血沿着肩膀缓缓流淌下来。不过，他好像感觉不到疼痛，依然跌跌撞撞向前跑。如此追逐，砍杀……最后被追杀的那个人再也没有力气跑了，斜靠在摊位上面，大声地喊救命。

与此同时，胡龙听到那些流氓说：你这小子有种，连大哥也敢



出卖，枉费大哥这么器重你。动手！不要留下证据……

## 2

中心市场出现命案，一时之间，生活在附近的居民都炸开了。而胡龙，却装作毫不知晓的样子，一直到10点，才懒洋洋地起床。他心里清楚，昨晚发生的凶杀案一定会轰动渔州。根据以往的经验，他只能够继续关机，避免警察追查报警人的下落。他猜想如果他出现在刑警大队，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麻烦，何况身份一旦曝光，渔州之行便要结束。不过为了能够让警方掌握自己目击的情况，他还是写了详细的目击过程装进信封投进了邮局的邮筒。当他似乎完美地做完这件琐碎的事情后，已经是中午了。

他从邮局出来，便开始寻找地方吃饭，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了。

一踏入饭馆，一股人身体散发的热气迎面扑来，夹杂着如同腌菜的汗酸味。他四下扫了一眼，发现最靠近里面倒数第二的位子上起来两个人，便快步走过去。

服务员收拾干净后，他点了份猪杂和牛肚。他要的猪杂汤和牛肚大概15分钟后端上。在这之前，嘈杂的环境中，他还是听清楚其他顾客都在谈论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昨夜中心市场的凶杀案。他愣了下，想不到消息传播得这么迅速。本来他以为是黑帮的仇杀，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值得稀奇的。但是，从这些市民的口中听到的却说法不一，正如他推测的一样，有人说这是黑帮仇杀，也有人说这是雇凶杀人，还有人说死者是线人，警察卧底。

这些话基本上都是从左边隔壁桌上听来的。其中一个肥胖的，咬着牙根，神神秘秘地说，这宗案件，可能和大眼三有关联，毕竟大眼三目前在渔州，最吃得开。另外一个三角眼的就说，事情也说不定，不过依照大眼三的脾气，一旦有人得罪他，就会……他故作诡秘地笑了下，然后伸手抹了下脖子。接着断断续续听到他们谈论

大眼三的发迹史，还有传奇故事。对于他们的胡扯，胡龙并没有仔细听，不过有一点他还是听入耳了，大眼三的背后一定有着特殊的关系，要不然怎么连派出所所长也敢打，那不是胆大包天了吗？

在他不留神的当口儿，右边坐下了三个青年。

等吃好了饭，胡龙举手准备买单，隔壁桌上三个流里流气的青年似乎喝高了，其中一个瘦子从脸一直红到脖子，都如同火炉般。他按捺不住，梗着脖子绘声绘色地说起凶杀案，突然，被旁边一个男人从底下踹了一脚，才愣回神来。他连忙小心地扫了四周一眼，然后白了踹他的人一眼，却很乖巧地沉默了。

这一切胡龙都看在眼里，凭着他的敏感，他觉得瘦子刚才可能说漏了嘴，说不定他和凶杀案有着紧密的关联。他脑子里快速回放昨晚追杀那个男人的人，也不确定瘦子是不是其中的一个。昨晚事情实在太乱，而且他也不敢跟踪太近，所以看人就像雾里看花。

服务员过来问他需要点儿什么，胡龙愣了下，连忙说要牙签。

这时，他暗下了一个决定。

当这三个流里流气的青年晃晃悠悠走出饭馆，胡龙不紧不慢地起身跟随上去。胡龙猜想他们开车来的，打算叫辆摩的，却看见他们向路口走去。三人互相交头接耳说了什么后，瘦子便和两人分道扬镳，独自摇晃着过马路。

胡龙见另外两人搭乘一辆摩的离开，便假装无所事事的人一样向瘦子的方向紧走了几步。

瘦子头也不回，沿着人行道一直往前走，大概走了一百米，向右转身，消失了。

胡龙愣了下，快步跟了上去。

瘦子消失的地方是条小巷。

眼前出现分岔路。他仔细听了下，右边传过来脚步声，便跟了上去。一会儿，隐约看见一个背影，但是那个背影转眼转入另外一条小巷。他不由得小跑起来，前面小巷空荡荡的，却一个人影也没有，



忽然不知道从哪家传过来砰的一声关门声，很是响亮。

胡龙心里难免一阵失落，思索了一下，转身往回走。出到路口，然后向左边的小巷走去，路上只有几个老人和小孩的身影。大概10分钟，他便走出了网络一样的小胡同，回到凤凰街。看着车来车往的马路，他愣了片刻，瞥见对面马路有间报亭，扭头看看没有车，便走了过去。

他买了份今天的《渔州报》后，便往宿舍方向走，边走边打开来，在首页标题上扫了一眼，很快就发现很醒目的标题：渔州凶杀案，谁是幕后凶杀黑手？内容大概的意思是说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可能是一宗仇杀案，不过一定有幕后的黑手。

入夜后，大概8点，胡龙就从宿舍出来，在没有必要拍摄时，他决定不带照相机出门。出门后，依然沿着昨晚的街道往旅馆方向走，他决定要和一名小姐搞好关系，然后才能够打探出最真实小姐生活。但是当他穿过马路，准备走进昏暗旅馆入口的时候，念头一转，转往邮局的方向走去。他的职业敏感告诉他，暗查瘦子，可能会知道凶杀案的真正内幕，尽管这些工作是警察干的。

他一边走，一边估摸着瘦子应该就住在白天失踪的小巷里，但是小巷的路错综复杂，他会从哪里习惯性地出入呢？要么凤凰街——凤凰街就有几个出口，要么就是白天瘦子消失的地方。对面是一家妇幼医院，两边几乎都是卖家具的店铺，还有发廊，早餐店，专卖店……他后来知道这条大道是同德三路。

旅馆大道和同德三路是同一条大道，相距大概两公里，十来分钟的脚程。

胡龙就在路口驻足，掏出香烟点上，假装在等人，眼睛却不断地瞥着从路口进出的人。凭直觉，他猜想瘦子外出时会走这个路口，主要原因是这个路口是大道，搭车比较方便。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熄，看了下手表，指针走向9点，依他的经验，过夜生活的人，现在应该开始了。但是他左等右等，一直到9



点半，也没有发现瘦子。为了不让人起疑，他向斜对面走过去，进了一间糖水店，选择靠窗的位置，点了份西米露。

为了打发时间，他喝得优哉游哉的，眼睛却一直盯着路口。

或是他的直觉错误，还是瘦子压根儿不住在这一带，或者瘦子从另外一个路口出去了，反正没有瘦子半个影子。不过他并不着急，暗访工作早已让他磨出耐性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身影从幽暗的小巷走出来，胡龙看清楚了，心里暗喜一下，掏出钱放在台上，趁服务员走过来的瞬间，一溜烟溜了出去。

瘦子在马路旁边探头探脑地张望，扬手招住一辆摩的，往上一跨，摩的便屁股喷出两股黑烟往北面而去。

胡龙连忙拦住刚想从身边过去的出租车，出租车“吱”的一声急刹车。胡龙小跑两步过去打开车门，边关门边如机关枪般射击：“快，跟上前面红色的摩的！”

出租车司机眼尖，猛踩油门，一下子冲出很远。

“捉贼吗？”司机头也不回地问。司机的话很明显， he 以为胡龙是便衣警察。

胡龙也不否认也不肯定，直注视着瘦子坐着的那辆摩的。他的心里在推测，对方这么晚出现，到底去哪里呢？昨晚的凶杀案真的和他有关吗？

瘦子在帝都山庄娱乐场门口外的水池边下了车，像猴子一样转身向里面溜了进去。紧接着，胡龙也跟了进去。

一进入一楼，就没有了瘦子的身影。一进门口，是一排雅座，大厅的中央是一个舞池，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伴着一群人在旋转灯下蹦跳。



胡龙找不到瘦子，就挑选个僻静角落坐下。刚一落座，便见一个身穿套装工作服的服务员过来，点着蜡烛，开了位，然后才问胡龙需要什么，自己一个人吗？胡龙心想既然来了，也不好意思不要东西，不假思索，要了两瓶啤酒，还有一碟下酒小菜。

他斟满酒杯，爽快地饮了一杯，再慢慢续上。一边吃着小菜，一边假装好奇地把四周扫了个遍，包括舞池里，但是瘦子真的好像耗子钻地洞里去了，没有半个影子。他的目光最后停留在里面房间，他的直觉告诉他，瘦子进入了其中一间房里。为了不引人注意，他暂时没有必要挨个房间去敲。

“帅哥，这么无聊啊，单独一个人喝闷酒！”一阵娇甜的声音传过来。胡龙的目光正好对着桌子前面的短裙，慢慢往上移动，袅娜的身材上面是一张浓妆打扮的小脸，一双眼睛目光灼热地上下打量着胡龙。

胡龙愣了，随即不动声色地抿嘴点了点头。此时，他一时生了错觉，竟认为对方是他的初恋女友。如果不是，她们怎么会长得如此相似？

“介意我坐下来吗？”女孩不等待胡龙答应就在他身边落座。

女孩身上的不知名牌子的香水味刺激着鼻子，几乎让他受不了。

胡龙从刚才的扫视中，发现不少穿着这种套装的女孩在陪客人喝酒，便明白是陪酒女。

“要小姐陪酒吗？”女孩似乎猜透他的心思，很直接地问。

“啊——”胡龙注视着对方，愣了下。

“你一定以为我是陪酒的小姐了”，女孩很自然地抿嘴笑了，“我是这里的领班，看你面生，好像是第一次来我们的娱乐场吧。”

胡龙吃了一惊，想不到对方一眼就看出他是新人。胡龙也不肯定也不否定，他喝干了女孩斟满的酒，然后自己慢慢斟上。

女孩似乎明白他的意思，也不强求，站起来笑着说：“我叫姚姐，如果需要小姐叫服务员唤我一声。”



胡龙点了点头，默默注视着她离开。影像往回倒流，他和初恋女友在一起的情景透过迷茫的烟雾，一幕幕浮现……

胡龙坐着的位置挨近吧台，吧台边上传来窃窃私语，抬头望过去，见到吧台外一个高瘦青年正和吧台里一个肥胖青年咬耳朵，很神秘的样子。胡龙眉头不由皱起疙瘩。一会儿肥胖青年警惕地扫了扫周围，从里面塞给高瘦青年一些什么。高瘦青年脸上露出愉悦的笑容，转身向其中一间房门走过去。胡龙从对方打开门的瞬间，通过缝隙看到里面好像战场，硝烟滚滚。

就在对方关门的刹那间，忽然从另外房间闯出来几个男人，醉醺醺地将手上的空玻璃瓶猛地往地上一砸，砰砰砰地响了几声。在舞池跳舞的人依然好像发羊角风般，完全不清楚下面有人撒野。坐在附近座位的人砰地跳起来，连忙闪到一旁，都胆战心惊地站着不动。

“你们也不撒尿照照自己，敢到这里来撒野！”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青年立马冲过去，双眼圆睁，冲他们怒吼了声。

“你们这里也太黑了，酒这么贵。”其中一个肥头肥脑的高大青年回瞪来人。

“他娘的，我们的酒就这个价，喝不起就别来。”

“少跟他废话，砸他！”另外一个几乎光头的瘦小青年抓起座位上的酒杯就冲着黑色西装青年头上砸下来。

西装青年也不惊慌，镇定地往后一跳，大声叫道：“狗皮子哥，还不叫人！”

“叫你娘！”对方上前一步，酒瓶就落下来，西装青年惨叫了一声。

“兄弟们，给我上，往死里打！”胡龙看见门外霎时冲进十几个黑色西装青年，这些人二话不说，上前就往那几个青年身上狂揍。指挥的是个肥胖青年，就是在吧台里工作的那个。

那几个青年看此情景，其中一个大喊：“大哥，快来救命啊！”

他的话音刚落，脸上就受了一拳。就在这时，刚才的房间又冲出好几个青年，黑压压一片，拎着酒杯就上前去砸。

周围的顾客早已经呼啦一下子跑光，站在远处看热闹。

音乐声忽然停止，灯光亮了起来。

胡龙再看门口，一排站着几十个身穿警服的警察。

最前面一个高大魁梧、目光锐利的警察断喝一声：“住手！”

其实，就在音乐突然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看见警察出现了，哪里还敢动手。

“高大队长，今晚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真是大驾光临，也不通知一下小弟！”在吧台里工作的肥胖青年，也就是黑色西装青年口中的狗皮子哥，上前嬉皮笑脸地打招呼。

“别跟我瞎扯，今晚这是怎么回事？”另外一个白脸皮的警察瞪了他一眼。

“高大队长，这位是？”狗皮子哥愣了一下，脸上露出不愉快的神色。

“新调任缉毒队的陈队长。”高队长不冷不热地说，“你的四哥呢，今晚怎么没影儿了？”

“高大队长，让您记挂了，我这不是来了吗？”一个大概一米七五的青年，细眼睛，结实身材，皮笑肉不笑地不知从哪里冒出来。

“高大队长，今晚怎么有空光顾我这种小地方啊！”眼前这位四哥就是这个山庄的幕后老板。

高队长忍住气，冷冷地说：“有人举报你们这里窝藏杀人凶手，而且还买卖毒品，所以我不得不来一趟。”

“哈哈哈”，四哥无所顾忌地仰头笑了几声，“高大队长真是爱开玩笑，我们都是清白人，怎么会做犯法的事啊！”

“做不做不是你说了算”，陈队长冷眼瞪着他，一点儿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从手上抖开一张有字的纸，“这是搜查令。”说完便向背后的人招手。



高队长的人马同时也在高队长的示意下展开行动。

四哥憋着一肚子气，脸色渐渐变成了紫色。

高队长扬手叫狗皮子过来，问清楚今晚打架是怎么回事。

狗皮子就如实招来。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一个客人哆嗦着说：“他们打了人，还理直气壮。”

“你胡说什么！”狗皮子向他吼道。

那人见这场面，早就怯了一半，也不敢说下去。

“顾客有话可以说嘛，狗皮子，你凶什么！”四哥凶狠地瞪了他一眼，狗皮子好像癞皮狗一样顺从地低下头去。

胡龙将一切看在眼里，很轻松地接受警察的盘问。警察目光锐利地看了他一会儿，再看了看身份证件，然后还回给他，接着向吧台走过去。

胡龙在不经意间，发现狗皮子看着走向吧台的刑警，脸色忽然就变了。他疑惑地愣了一下。在吧台搜索的刑警忽然高叫：“高队长，你过来看看！”

狗皮子的脸色变得死白，四哥脸色也由紫色变成青的了。

高队长掂着一小袋东西在四哥面前晃了晃，说：“这回你们有什么话说，该不会告诉我这是感冒药吧。”

“这不是我们的……”狗皮子的话还没有说完，四哥伸脚踹了他肚子一下，他伸手捂着肚子倒了下去，牙紧咬着嘴唇。

“死狗皮子，你竟然隐瞒着我买这些感冒药，你真是无可救药了！”四哥愤怒地指着狗皮子骂道。

狗皮子只是蹲着不说话。

“好了，你们少在我面前演戏，要演，回缉毒大队再说。”陈队长向旁边的队员使了个眼色，便上前铐上了狗皮子。

“不好意思，麻烦四哥也跟随我们回去一趟，毕竟狗皮子是你的手下，想必你也逃脱不了干系吧。”陈队长冷言冷语地说。

四哥看对方不是很好说话，哈哈大笑，说：“帮助警方，历来是好市民应该做的。”

他的笑声刚落，脸色霎时变得非常难看。胡龙顺他的目光看过去，只见高队长的手下用手铐铐上了几个青年，其中就包括瘦子。

“他们都是你的手下吧，我怀疑他们跟中心市场的凶杀案有关，所以带回去一趟。”高队长指着他们微笑着说。

四哥面部扭曲了一下，渐渐地平静下来，脸上露出笑容，“高队长这么说，那可是窝藏罪犯，这样的玩笑可不能够随便乱开！”

高队长恨不得上去踹他几脚，杀了人还装作没事一样，真是个笑面虎。但他还是素质高，笑着说：“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你说了算，一切讲究证据。”说着向门外扬了下手，“四哥请吧！”

“好！”四哥故作轻松地拍了下手，极不情愿地往外走。

“归队！”高队长和陈队长的目光在半空中交汇，会意地笑了一下。

山庄闹了事，顾客很快便走了七七八八，其他的人也无心再玩，便叫嚷着去其他酒吧。

胡龙也不紧不慢地往外走，出到门口，看见门外停着几辆警车，被铐上手铐的人好像被警察赶鸭子一样往车上赶。

片刻后，警车呼啸而去。

胡龙皱着眉头看了下手表，时间已过了12点。今晚之事，他觉得很是疑惑，高大队长怎么会和缉毒队陈队长合作行动？据他所知，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另外，他们好像都是有目的而来，如果不是有内线，怎么会知道山庄卖摇头丸？更重要的是，高队长抓疑犯似乎也是有内线提供了消息，要不然怎么不到别处抓人，专门来山庄？

内线到底是谁？疑犯真的是凶手吗？他猜想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就结束。